

> 本期聚焦

彰显更深沉的爱与美

——观电视剧《让我听懂你的语言》

张宇丹



最近,一部清新纯美、暖意走心的生态电视剧脱颖而出,它就是《让我听懂你的语言》,影片将我们带入了北回归线上唯一的一片绿洲西双版纳,古代傣语叫它“勐巴拉那西”,意为“理想而神奇的乐土”。

“告诉你,西双版纳总有忘归的感觉。”这是该剧片尾歌曲中的一句歌词,唱出了到过西双版纳的不少外来者、异乡客的共同心声和驿动心情。

当年,当全国人民都穿着绿灰蓝服装时,只有傣乡傣女们服装依然五彩缤纷,婀娜多姿,这在张暖忻导演的电影《青春祭》中有所呈现。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和云南等地的知青落户傣乡,彷徨、苦闷的日子被柔美纯善的傣女装点得有了色彩,所以,知青的忘归在那个特殊年代成了哈姆雷特式的诘问:“爱一阵子,还是爱一辈子?”该剧中有台词:“辜负与分手是不一样的”。辜负的苦衷与无奈往往由时代动因所致,或者说,外在因素往往成为辜负伤情且合理的托辞和理由。因此,便有了该剧徐远达一去不返的辜负和玉儿香30多年的痴心等待。

该剧似乎想告诉人们,只有“忘归”的感觉是不够的,你要走进西双版纳,你喜欢傣乡,你要爱上傣女,不仅要听懂她们的语言,还要懂得傣族的生态理念,懂得傣家人的信仰情怀。

之所以被冠以“生态电视剧”,显然不仅指涉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环境状态,不只停留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层面。我对“生态”的理解是,本来如此、就该这样的原生状态,是不同地域和人群的固有常识、常态、常规和常理。

傣族的生态理念是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存之道,源于生活,融于生活。他们在乎生态处境、生态心灵和生态情感。因为他们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所以他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与人和谐相处,与自己和谐相处。

作为片中金句出现的傣族民谣“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生动地道出了傣家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是他们传承和守护自然生态的根本理由。正因为此,豁达宽厚的玉儿香才执拗地坚持自己耕种稻田,一根筋地拒绝出租稻田。她要

味和色彩。从祈祷、祭拜的日常佛事活动,到开门节、泼水节等节庆活动,都成为傣家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和精神依托。他们心中有佛,他们相信万物有灵,他们重感恩之情,他们怀敬畏之心。傣家人的信仰情怀自然而然地渗透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

或许有人会问,玉儿香苦苦等待30年值得吗?玉儿香特立独行守护家园稻田至于吗?这,与她的内心执念有关,与她的信仰情怀有关,无涉他人的揣度和质疑。

玉波带浩宁过去开门节,浩宁诚惶诚恐地目睹了傣家人向佛祖苏玛,向都比苏玛,向老人苏玛——忏悔、感恩和答谢。接下来,玉波和浩宁向岩龙苏玛,真诚的道歉缓解了三人的紧张关系。从佛寺里庄重的苏玛到酒桌上质朴的苏玛,殊途同归地流露着傣家人的信仰情怀。

当浩宁带人准备在稻田上开工建酒店时,他目睹并参与了傣家人的祭谷魂。充满仪式感的祭拜活动,让他感受到了傣家人对稻田的深厚情感和与土地的依存关系。当天空出现孔雀飞舞鸣叫的吉祥之兆,傣家人喜形于色,浩宁陷入了沉思。竹楼上,玉波懂得了姨妈对稻田的守护之情,浩宁懂得了傣家人的信仰情怀,决定停止二期工程的开发。当三个人相拥在一起时,有谁不为之动容呢?

傣家人的信仰情怀不仅止于高堂佛寺,而是与日常生活和情感水乳交融,与民俗民情相辅相成。对诸多傣族民俗场景的展示,也是该剧的一大看点,让人在关注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同时,认识和了解了傣族丰富多彩的民俗民情。

说本剧是言情片也不为过,从男女主人公及其父辈到诸位男女配角,皆为情种,为情所困,为情所喜。徐浩宁与玉波与张美嘉,玉波与浩宁与岩龙,岩龙与玉波与米萝,依单与布鲁飘与张泽尚,张美嘉与浩宁与都比……多角关系的错综纠结,编织出一张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网。编导在这张情网的笼罩下,演绎各个人物的喜怒哀愁,展示多姿多彩的人物性格,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情感的力量是推进整个剧情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促使人物发生转变的直接情感因则来自于对傣女的钟爱。公子哥徐浩宁因为爱上玉波而爱上傣乡,从而为曼掌村的开发与保护积极付出,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不择手段追逐金钱的张泽尚自私虚伪,最终也因为率真活泼而得到了情感的救赎。

要么大善大恶,要么大喜大悲,让观众不是爱得要死,就是恨得要命,这是国产电视剧流行的编剧宝典。本片编导没有走这种颇为讨巧的极端人设和撒狗血的套路,而是遵从不同人物的性格逻辑,努力表现出各个人物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让观众爱恨交织,悲喜有度。

其次,本片的美还体现为醉人的景观美。与流行的偶像片、都市片不同,本片剧情的展开空间不再是钢筋水泥堆成的城市楼房,而主要是在自然山水间和古朴傣寨里。这就让摄影造型有了极大的施展空间,也让观众的视域得以开阔和舒展。本片的画面之美,从色彩、影调、光效到层次和质感,都充分发挥了风景如画的主动塑形功能。精致细腻的美术构成和影像呈现,营造了一种熟悉的陌生化视觉效应,成就了美轮美奂的西双版纳景观,是所谓“山美水美人更美”的一种极致体现。

历经四年的苦心经营和精心制作,该剧的成功播出让人们重新认识和发现西双版纳这块理想而神奇的乐土,重新认识和发现傣家人世代相袭的精神家园和傣女的柔美纯善。这对于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焦虑加剧的人心而言,意义非凡。是不是可以将这部生态电视剧作为一个大体量、高水准的区域形象宣传片?从而促使更多的人纷至沓来,跃跃欲试,都力图“让我听懂你的语言”,并且听你千遍也不厌倦……

> 书人书事

趁年轻 留点文字性东西

张雪飞

让我先记录两则曾深深触动过我的名人故事。其一,著名作家孙犁一生热心扶持文学新人,文坛上流传着不少他提携青年作者的佳话。曾跟孙犁先生同在《天津日报》工作过的一位同志撰文记述,有一段时间他文章写得少了,孙犁先生便问他:我最近怎么没见你写的东西呀?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就算是个文人了。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点文字性的东西,有多么重要了。

其二,季羡林先生不仅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学问大家,还是一位出色的散文作家。他一生写了大量散文。据季承在《父亲最后的散文》中记述,季羡林晚年想写几篇散文却因年龄、体力等原因而一直未能写成。“对于一个终生舞文弄墨的老人,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多么大的痛苦。”季承朴实的文字,道出了季羡林晚年再难提笔著文时内心无尽的苍凉、无奈和伤感。

我走的是一条传统的文学之路,作品写出后,总是先投给报刊谋求发表。由于瞄准的是一些大报名刊,其结果便是写得多、发得少,不少稿件投出去要么被退回来,要么石沉大海。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脑力劳动,写作者通常一怕不是写作的料,徒耗心血;二怕鼓捣不出名堂,最终一事无成。对着文学这条漫长、艰难的羊肠小道,我有时也忍不住在心里打鼓:自己到底能不能写出点名堂?后来,当我在阅读中获知了孙犁先生“年轻时多留下一点点文字性的东西”的教诲和季羡林先生直到生命终点尚有几篇散文没有完成的人生之憾后,决定埋头耕耘、莫问收获,先不管结局如何,写出来再说。多少个夜晚,伴着书房里早年写下的那些废稿,在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激励下,我写下了大量文稿。

由于从小读了不少课外书,培养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我读初中时便开始了文学创作,先写过诗和散文,后来主攻小说。那时我对文学创作是狂热的,记得一天晚上家里电灯坏了,屋外下着瓢泼大雨,而刚构思好的一篇作品非“逼”着我一吐为快不可,我便搬了一个小凳子,就着走廊上微弱的灯光一直写到深夜。粗略估算,从学生时代到参加工作后,我大概写出了上百万字的稿件。现在,这近半米高的废稿,就静静地躺在我书房的书架上。由于长时间握笔写作,我右手中指磨起了厚厚的老茧。

写了作品,就渴望发表。念高中时,我曾把创作的十多篇小说寄到一家出版社,梦想着出书。一个籍籍无名的中学生想出书,无疑是痴人说梦。几个月后,稿子又回到了我手里。捧着那沓跋涉了千山万水大信封已变得破破烂烂的退稿,我非常失望、沮丧,独自躲到校园深处的一片树林里流了好半天的泪,这次打击对我是沉重的,它使我意识到,文学是一条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

我是个性格倔强的人,认准的事不会轻易放弃。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念高二时,我终于在东北地区的一家小说刊物发表了处女作,这篇作品后来还在当

新书架

> 云岭阅读

召唤平凡而坚韧的人性之美

——读王勇《今生今世的诺言》

聂和平



王勇长篇小说《今生今世的诺言》2018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题材取自一个特殊群体的家庭婚恋故事,这部实录体小说描写了一群农村麻风病人与几个致力于麻风病防治的人,这是一群被漠视、被社会抛弃的群体。但身体的被禁闭、社会的歧视,并没有妨碍他们精神上的完善和对生活的希望。小说着力叙写了他们的苦难与疼痛,写疾病,写命运,写家庭与爱情,小说在时代的变迁与边地的风情描写中,透露着人性的大悲悯。

李大娃、许国书、柳传香、黄一凤、芳劳等麻风病人,他们本有自己的家庭。身患疾病之后,他们遭受别人的白眼和社会的歧视,内心虽然承受极大的痛苦,唯一的希望就是亲人们能接纳他们。然而事与愿违,他们最后一一被逐出家庭,在身体的病痛之外,又增添了苦涩无言的心伤。他们被迫来到边境县的麻风村,在那里一心期盼能在有生之年彻底根治麻风病,重返社会开始新生。所幸,他们迎来了联合国卫生组织与国内专家的联合化疗试点实验,并取得成功,创造了人类医疗史的奇迹,但他们依然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被家人与社会接纳。社会对麻风病认识的无知与恐惧,让他们仍然遭遇到了疏远与隔离,产生了一种令人无法启齿的情感疼痛。他们从心存希望到重陷绝望的遭遇,是一个关乎现实生存的紧迫问题。医好疾病,并克服情感、心理的阴影,使病人重返社会与家园,才是战胜病魔的根本。而社会的集体性抵制与疏离,是疾病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对此,小说为读者呈现了深刻而悲悯的思考。

相比麻风病人深切的情感疼痛,那些愿意为世界彻底根治并消灭麻风病而投身麻风病防治的工

深爱对方,却一直在现实与情感中纠结;马正毅、赵英夫妇身为革命干部,为革命和工作兢兢业业,在他人眼中可算风光无限。即便幸福如此的夫妇,内心却深藏剧创:儿子马征的失踪,成为压在他们心底的巨石。几十年前的战争年代,因为敌人的突然来袭,爱子马征意外走失。多年来一直寻找无果,然而化作弄人,儿子马征终于找到,却已变得单纯不在。在孤儿院成长的环境中,失去自己的本性,变成一个病态的恶魔,成为射向马氏夫妇的一颗沉重“子弹”……

新一代年轻人,仿佛更能处理好自己的情感。小草自小深受诸多伤害,长大后,他大学毕业毅然从北京归来,成为麻风村的医生,没有社会成长迷失方向,也没有遭受青春情感上的痛苦,但其成长经历,处处可见内心的伤痕。良良小时候因为外婆的教导,在幼儿园与初中时代多次对小草造成了无意的伤害。多年以后,良良大学毕业,突然发现自己小时的无心之举,是如此无知与残忍,幡然醒悟,决定找到小草,亲自道歉。小草的感恩与良良的救赎,完成了直面情感疼痛的方式,开启了一种处理与反思情感疼痛的方式。

作为一个写作技巧日趋成熟的作家,王勇在超越本人的认识,扩展自己的经验,沉潜生活和处理题材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今生今世的诺言》对麻风病人和防治工作者总是关怀温情,并表达一份审美之心,从而在一群特殊群体的人生经历中,通过他们无法规避的苦难和情感的疼痛,膜拜了“人民与美”这两座神祇,赞颂了夏春光等人执拗的精神追求与其深蕴的平凡与伟大,深情召唤平凡之美和坚韧的人性之美。

> 新书推荐

乡音无改 母语回声

——读王鼎钧新书《滴青蓝》

荆墨

当代著名散文家王鼎钧先生,其文行云流水,浑然天成,其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著作40多种,《碎琉璃》《左心房漩涡》等独树一帜的文风,备受赞誉。他在新书《滴青蓝》(商务印书馆2019年1月第1版)中,洗去铅华,拂去一切修饰,书写阅读与写作的独家心得,展现乡音无改的温暖力量。

这本书为王鼎钧自编随笔集,30余篇文章分作两个板块:一部分偏重文学与艺术欣赏,既分门别类又融会贯通,是作者不辍笔耕的新篇;另一部分也谈文学与艺术,乃是自旧作中更有针对性地甄选而出,与新篇彼此生发,互为补益。“文学”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又可能是什么?王鼎钧分门别类,讲事件如何被结构为小说,戏剧如何制造冲突,诗歌如何运用意象,书法如何呈现节奏……滴落笔墨,看得见来历,青蓝互现,如妩媚青山投影在一池萍水,庄严又温柔。

王鼎钧有着独特个性的审美价值。他认为巴金、茅盾、郭沫若是设计大师,他们根据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构成“语文的世界”。他于沈从文的推重,贯穿其间的文学审美观念是一致的。他认为莫言会讲故事,但多是“文造境”,而好的故事,还是应该遵从历史史实。

王鼎钧的文字始终与追忆有缘,这是远走他乡的游子的回忆,这是对世事沧桑感慨万千的智者的回忆,这是一个忏悔者的回忆,这是一个老兵对战争的回忆。无论是插柳学诗的童年记